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盡重光單閼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位本品之上上
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
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
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丁未詔
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
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
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

鵲於野外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
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
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早上日婦人幽閉
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
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於
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己未突厥
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
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雲滋甚骨肉相攻亡在
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
壬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爲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

趙元楷善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隋煬帝奢侈
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
元楷大慙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
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
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
上然之 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襄公杜
淹薨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
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
不得入須卿鎮撫盧祖尚拜謝而出旣而悔之辭以
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柰何旣

許朕而復悔之盧祖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瞻

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十一月辛酉上祀園丘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間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

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官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温彦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官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昆

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爲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廻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雷諸部皆屬焉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 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司空裴寂嘗聞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計公勲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爲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會山羗作亂或言劫寂爲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 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以尚書右丞

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
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
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
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
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
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
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
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
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

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
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
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
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
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
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
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上
始御太極殿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
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
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
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
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在
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壬
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
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其能以問何對曰。此
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未至遣
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
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丙子薛延陀毘伽可

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
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
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
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
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
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糒糧
乏絕。四也。頡利踈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
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
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
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

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九月丙午突厥侯
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會
長並帥眾來降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
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
餘口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
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
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昔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
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
胡餅及荀悅漢紀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為
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

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
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勣
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
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
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
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
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
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癸未右僕
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 乙酉上問給事中孔
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 閏月丁未東謝會長謝元深南謝會長謝強來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詔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乙丑牂柯會長謝能羽及克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爲牂州党項

會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爲軌州各以其會長爲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姓別爲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旣爲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爲岨奉巖遠四州 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旣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

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
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
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
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
上乃釋不問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
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
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上
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
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
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
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
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
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
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先是
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
舍人楊文瓘請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
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旣往之罪何須問也李
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 二月己亥
上幸驪山温湯 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

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渡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渡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其大會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丙午上還宮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爲戶部尚書叅預朝政太常少卿

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毋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

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 蔡成公杜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疆好戰暴骨如

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四十三
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

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旣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會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

義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
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畧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
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
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
保邊塞温彦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
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
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爲中國扞蔽
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
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
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疆

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
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
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
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表之域此前事
之明鑑也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
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
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
悉爲吾民選其會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
有上卒用彦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
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

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會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

爲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柰爲豐州都督其餘會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 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

絹千匹加真食品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

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

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殮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

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爲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瑀爲太子少傅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閣下數引入

禁中問以政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太子每視事

上令綱與房玄齡

王珪侍坐

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

朝政瑀氣剛

辭而辯

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

言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上竟不問瑀

由此怏怏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

聞朝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

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

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

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

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

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西州縣

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

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

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

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八月

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

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

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突厥既亡營州都督

薛萬淑遣契丹會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靺鞨室

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萬均之兄也 戊午突厥
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
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
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
利旣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伊西伊州思
結部落饑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
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
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
說諭徙之代州卽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
者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

請和糴以克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 巳卯上幸隴州 冬

十一月壬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

議朝政 甲子車駕還京師 上讀明堂鉞炙書云

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戊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乙巳還宮 甲寅高昌王

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

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

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

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

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
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
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諸宰相侍宴
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
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
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
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已任臣
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
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即位也

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
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
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
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
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
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
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顛頊
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
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
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

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勤
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
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
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
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
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
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
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會長並帶刀宿
衛部落皆襲裘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
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

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
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
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
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上謂祕書
監蕭瑒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對曰彼見女且不
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恒
有中使察之聞其宴飲則曰彼嘗何事得遂而喜聞
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况
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遠
矣瑒瑤之兄也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旣先可汗之

子爲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會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爲泥孰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爲大可汗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癸酉上大獵

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 癸未朝集使趙郡

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上手詔不許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二

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爲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巳酉封皇弟元裕爲鄆

王元名爲譙王靈夔爲魏王元祥爲許王元曉爲密王庚戌封皇子愔爲梁王暉爲郟王貞爲漢王治爲

晉王慎爲申王翬爲江王簡爲代王 夏四月壬辰

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任城王道宗等追擊破之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

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初周齊王憲女

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薨其女以父禮喪之 秋
八月甲辰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
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
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
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
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
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
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
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

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狹恩依勢逞其姦謀
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
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
狀自露皆得罪 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
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
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
上喜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
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璉修洛陽
宮璉鑿池築山彫飾華靡怒遽命毀之免璉官 冬
十月丙午上逐兎於後苑左領軍將軍執夫思力諫

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爲之止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勲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

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世無虞十一月兩歸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倭國遣使入貢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丙子上祀圓

丘 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
四十七縣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
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
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
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
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
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
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
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
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

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巳亥朝集使利州都
督武士護等復上表請封禪不許 壬寅上幸驪山
溫湯戊申還宮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
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巳之
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
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
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
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
爲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
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

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
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
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
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
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恠其
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
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
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歲高州總管馮盎
入朝未幾羅竇諸洞獠反敕盎帥部落二萬爲諸軍
前鋒獠數萬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
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發七矢中七八獠皆
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
可勝數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
然爲治勤明所部愛之 新羅王真平卒無嗣國人
立其女善德爲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起玄默執徐盡強圉作
噩四月比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州獠

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

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

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

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

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

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

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未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

州大水事遂寢

上將幸九成宮通直散騎常侍姚

思廉諫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爲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爲卑小於四方觀德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

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衆正可贊
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
立同坐而食臣竊耻之上深納之上以新令無三
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
庚午吐谷渾寇蘭州州兵擊走之長樂公主將
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
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
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
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
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

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
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
嚴况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
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
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
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
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
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
妾敢不賀上乃悅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
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

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鄴悼王元亨薨辛亥江王翳薨

秋七月丙辰馬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馬耆入

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

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馬耆大

掠而去 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

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誇

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

所親見勿矜疆盛以自滿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

發兵擊薛延陀爲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

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

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

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

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

之是爲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

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 閏月乙卯上宴近

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

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

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

事爲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九月巳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

清平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蒞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冬十月乙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

之物夜久乃罷帝親爲上皇捧輿至殿門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獵乃以頡利爲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爲右衛大將軍十一月辛巳契苾會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間以何力爲左領軍將軍庚寅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爲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十二月癸丑帝與

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是歲党項羗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

通鑑卷三十四
三百九十三
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
毋痛之煬帝矯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
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
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
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
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旣平則非
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已
上及州牧蠻夷會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太
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

武周薛仁果竄楚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
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徃徃嘗北面事之若覩其故
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
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
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
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祕書監魏徵爲侍
中 直太史雍人李淳風奏靈臺候儀制度踈畧但
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許之癸巳成而奏之

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宮 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
貴擊反獠破之 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公周範卒上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範為人忠篤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 辛未以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使擊反獠 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 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上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十

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丙辰校獵少陵原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會長馮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

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
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
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
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
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
削綸階 嘉陵州獠反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
之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
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
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
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
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
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
焚尸葬之 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
獠平之 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
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
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
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起淹滯俾使
者所至如朕親覩 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 夏五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

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 秋七月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 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冬十月營大明宮以爲上皇

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辛丑段志玄

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

渾驅牧馬而遁

甲子上還京師

右僕射李靖以

疾遜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爲特進封爵如故祿

賜吏卒並依舊給俟疾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

平章政事

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

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蠶食他國土宇

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

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棄宗弄讚有勇畧四

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丁亥吐谷渾

通鑑卷三百六
寇涼州已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
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
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
集爲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爲鄯善道涼州
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
利州刺史高甌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
之衆擊吐谷渾 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爲充
華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
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
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旣行不可中止

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
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爲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
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
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
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
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詛宮
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
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
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取

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器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荅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陁利失可汗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羗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壬辰赦天

下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擊叛羗破之

庚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自斲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曩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今一敗之

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斃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甲辰羣臣

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

於東宮平決庶政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

先進爲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捨失馬步鬪從騎死

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

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

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

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

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契苾何力

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

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

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趨突倫川
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
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
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栢海還與李
靖軍合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中
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侍子為太子及歸意常快快
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
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
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
吐火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魏王趙

呂烏甘豆可汗上慮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太臺將
精兵數千為其聲援 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上
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
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
總管劉德敏擊叛羗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
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
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
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其言深切誠合至

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
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
壟如此其大安知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而
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爲三
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
一通藏之宗廟用爲子孫永久之法疏奏不報世南
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卽位卽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
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
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房玄齡等議以
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宗三仞

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辛亥詔國初草創宗

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
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
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爲六室房玄齡等
議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爲武昭
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上從之 党項寇疊州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爲鄉導党項酋
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喜暴掠我今諸
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
塞諸軍之道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

李道彥行至濶水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
於是羣羌怨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
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
失軍期士卒死亡多乙卯道彥與皆坐減死徙邊上
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
稱已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
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上怒欲解萬均官
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
胡無知以陛下爲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
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
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宗女臨洮縣主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
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甌生
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生
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
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
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李靖自
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 上欲自詣
園陵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 冬十月乙亥
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葬大武皇帝於獻陵廟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
加號太穆皇后 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
廟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爲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
立廟非禮乃止 戊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
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
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
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
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
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
瑀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彘不遇聖明求免難

矣 特進李靖上書請依遺誥御常服臨正殿弗許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爲其下
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
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
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
阿史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
也年十一以智畧聞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
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歛諸
設或鄙其不能爲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

諸設慙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旣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荅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陁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啞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

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

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癸丑徙

趙王元景爲荆王魯王元昌爲漢王鄭王元禮爲徐

王徐王元嘉爲韓王荆王元則爲彭王滕王元懿爲

鄭王吳王元軌爲霍王肅王元鳳爲虢王陳王元慶

爲道王魏王靈夔爲燕王蜀王恪爲吳王越王泰爲

魏王燕王祐爲齊王梁王愔爲蜀王郟王惲爲蔣王

漢王貞爲越王申王慎爲紀王 二月乙丑以元景

爲荊州都督元昌爲梁州都督元禮爲徐州都督元

嘉爲潞州都督元則爲遂州都督靈夔爲幽州都督

恪爲潭州都督恭爲相州都督祐爲齊州都督愔爲益州都督暉爲安州都督貞爲揚州都督恭不之官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上以恭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鍤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夏六月壬申以溫彥博爲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

爲侍中 侍中魏徵屢以目疾求爲散官上不得已以徵爲特進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事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豫章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妃嬪以下有疾后親撫視輟已之藥膳以資之官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

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嘗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擇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旣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柰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爲之赦后固止之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帝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竒謀祕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旣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兒女輩不必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

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
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耳己卯崩于立政殿后嘗
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駿漢
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
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
崩宮司并女則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
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
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
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所人

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
月庚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
分統士衆出肅章門帝夜使宦官至二人所士及開
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
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僞竟留使者至明帝聞
而歎曰真將軍也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
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旣無珍貨復何所
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
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嶼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
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

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
爲法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
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
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
上泣爲之毀觀 十二月戊寅朱俱波其棠遣使入
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其棠在
大海南上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
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
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

王所顛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
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
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
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
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
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
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
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
公義鄉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
發言何得容易乎 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

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宜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侍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

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十一年春正月徙鄆王元裕爲鄧王譙王元名爲舒王 辛卯以吳王恪爲安州都督晉王治爲并州都督紀王慎爲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飛山

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爲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
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
陛下撥亂返正直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
炭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
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房玄齡等
先受詔定律令以爲舊法兄弟異居陰不相及而謀
及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擬禮論情深爲
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
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
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

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
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
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
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
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鑊杖笞皆有長短廣
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
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
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
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
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

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
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
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二月丁
巳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甲子上行幸洛

陽宮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缺儲侍有被譴者魏徵

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
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
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
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
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儼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非

不足乎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子上宴海陽

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
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
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房玄齡魏徵上所
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詔行之 以禮部尚書

王珪爲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
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
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
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

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羣臣復請封禪上使
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四月
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
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
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
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
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
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
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
曰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
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
之任哉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